

微小说

老刘的心愿

梁玉梅

阳光调皮地从窗外钻进屋内,棉絮般暖暖地盖住老刘的身体。已经两天粒米未进的老刘,突然睁开了眼睛。守在床边的二儿媳抗美激动地喊道:“爸醒了!”一旁商量他后事的家人赶紧围上来。

老刘仿佛用尽全身的力气抬起手臂。抗美上前,架住老刘的两只胳膊把他抱了起来,家人赶紧将一旁的靠枕垫在老刘身后。抗美慢慢放下老刘,让他倚靠在床头。老刘瞅着大家,嘴唇蠕动。抗美拿过水杯一边喂他喝水一边说:“爸,这两天您可吓死我们了,您饿了吧?想吃点啥?我给您做去。”

老刘像打蔫儿的庄稼,喝了水,又支棱起来了,轻声说:“闺女,爸没事,爸睡了一觉,想吃黍米面酸菜猪肉馅饺子呢。”围在床边的家人跟得了号令一般,赶紧张罗着包饺子。

老刘摇头示意不喝水了,抗美放下水杯,拿纱布给他擦了擦嘴角。老刘说:“我刚才梦见你爸你妈了。我们一起回老家,路上碰见你父母,我告诉他们,你和老二也都当爷爷奶奶了,他们高兴得不拢嘴呢。”

病人膏肓的老刘如一根朽木,仿佛一阵风就能把他吹散架。他语气轻得像一片薄纸,抗美却听得心里难受。在抗美的记忆里,父母一直是照片上穿着军装、清瘦的模样。

老刘瞅着抗美继续说道:“你爸最爱吃黍米面酸菜猪肉馅饺子。小时候,堡子里我家最穷,啥也吃不着。你爷当时在城里给人家当账房先生,家里比我好过。每次吃黍米面饺子,你爸都偷偷给我拿几个解馋。后来,我准备参加解放军,你爸那时在县城上学,知道我的想法,就偷偷跑回来和我一起参军了。在部队里,你爸又勤快又有文化,干什么都出类拔萃,还吸引了你妈的注意。”说到这里,老刘孩子似的笑着,苍白的脸上有了红润。

“那时,我们没事都爱往卫生院跑,因为你妈又温柔又美丽,结果还是你爸得到了你妈的芳心。”

这些话老刘叨咕了一辈子,抗美每次都笑着听父母的这段经历,这次,她的眼泪却像断了线的珠子,噼里啪啦地往下掉。

抗美70岁了,早已把生死看得明白。但每次想到自己的父母连遗骨都没找到,她的

心还是无比疼痛。她多么希望有一天能找到父母的遗骨,自己能在坟前给他们献上一束鲜花啊。

抗美6岁被老刘接到家里,老刘夫妻拿她当亲闺女养。老刘常指着墙上的照片告诉她,你的父母是英雄。1951年,他们留下刚刚满月的你,作为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战斗比预想的还要残酷。敌人的飞机投下的炸弹,燃烧弹燃起一片片熊熊火海……最终,他们没能活着回来。

抗美每次看电影《上甘岭》都泪流满面,她觉得里面的人都像她的父母。

有刘家人的照顾,转眼间,抗美出落成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从小玩到大的刘家二哥成了他的丈夫,二哥的爱和刘家人无微不至的关怀,冲淡了抗美失去父母的悲伤。

平静安宁的日子里,抗美和老刘一直有个共同的愿望:找到抗美援朝当年的部队和战友,怎奈一直没有消息。

黍米面饺子冒着腾腾热气端上来了,老刘说:“再盛两碗,我和抗美她爸妈一起吃。”老刘说的跟真事儿似的,家人们面面相觑。

饺子摆在桌上,蒸腾的热气在房间里追逐缭绕。老刘吃完一个饺子,摆摆手,示意不吃了。家人还想劝他再吃一个,他已经靠在床头,闭上眼睛说:“还是那个味儿。”

空气瞬间凝固,恐慌攫住了家人的心。抗美转过身抹去眼里的泪水。

奶!孙子刘伟喊着推门进来了,抗美赶紧示意他小声。刘伟吐了吐舌头低声说:“奶,你们咋没看电视啊,直播迎接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国呢。”话音未落,原本闭眼靠在床头的老刘一下坐了起来。

刘伟打开电视,画面里,升空的两架战斗机,正为护送志愿军遗骸的运输机护航,同时传来“欢迎志愿军忠烈归国”的声音。老刘身子坐得笔直,死死地盯住荧屏,眼里泪光闪闪,庄严地举起了右手。

抗美上前扶老刘时,那右手已经僵硬,却还保持着敬礼的姿势。抗美一惊,大呼“爸!”眼泪倾泻而下。家人闻声回头看,顿时屋里哭声一片。

电视上,志愿军烈士的遗骸在解放军官兵的护卫下,覆盖着国旗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张秋

一方土地,临着海,就有了口福。在黄河北岸城乡,一辈辈人,把鱼、虾、蟹、贝等水生生灵,统称作海物。海大无边,海物无数,生食或熟食,无不诱人舌尖。其中,梭子蟹、对虾、虾爬子和海螺的素吃,尤令人难忘,堪称海物的“四大鲜王”。

何谓素吃?不煎炒烹炸,不添加任何作料,用最简单的方式,焗,或是蒸。

什么叫大快朵颐?在山野,当数烤全羊;在海边,非烀大蟹子无它。

在蟹的庞大家族中,虎头蟹、赤甲红、毛腿、花盖儿,不过拳头大,哪噜蟹、千斤顶、石板蟹、鬼脸儿乃至丑蟹,不过拇指顶甚至小指顶大小,而大蟹子,铁青背壳,长达三寸半,宽近七寸甚至更大,一只蟹,普通的三五两,大的则可达一斤二两。据说,獐岛渔家,曾捕获过一只蟹,重达一斤八两,当数蟹王了。如此量级,大蟹子之名,非其莫属了。

书上说,东港海域的梭子蟹,学名为三疣梭子蟹,因形如织布梭子,故而得名梭子蟹。甲壳硬,十足目,梭子蟹科,主要产自黄河北部的鸭绿江口渔场和园山渔场,渔汛一年有春秋两次。由于生长环境温度较低,故生长周期较长,比其他海域及养殖的梭子蟹肉质更加鲜美。梭子蟹一般在水深3米至5米的海域生活及繁殖,冬天到了,开始移居到水深10米至30米的海域安家,喜在泥沙底部穴居。水质要求清澈、高溶氧。深居简出的梭子蟹,是波峰浪谷中的隐者。体壮、甲厚,两只螯足各举一只大大的剪状钳刀,活活的“铁甲大侠”“海洋武士”。当环境不适,或是格斗时,它们会毅然决然地自切步足,自切后,步足可再生。如此“大

侠”如此“武士”,古往今来有谁堪比?梭子蟹在冬季洄游季节个体最为健壮,雌蟹红膏满盖,口感极佳。梭子蟹可鲜食,或蒸、或煎、或炒,或一切两半,炖豆瓣酱,或用蟹炒年糕、炒咸菜、煮豆腐,是沿海一带人家餐桌上的家常菜。亦可腌食,就是将新鲜梭子蟹投入盐卤中浸泡,一日后即可食用,亦可将蟹盖剥开,将蟹身掰开,加酱油或盐,加白酒,配以香菜末、胡萝卜丝,称“呛蟹”,其味大美。过去,渔民因梭子蟹产量高,常挑选膏满活蟹,将黄剔入碗碟,置于屋外墙头或是凳上,风吹日晒令其渐干,即成“蟹黄饼”,风味独特,口感极佳。

梭子蟹黄,晒干,称蟹籽,梭子蟹肉晒干,称蟹米,二者皆为东港一方做菜的上好作料。

在渔家,在黄河北岸一方天地,梭子蟹一律直呼为大蟹子。其大,是指个头大,亦是对其鲜美味道的赞叹。

谷雨前后为吃大蟹子的最佳时节。其时的大蟹子,背壳呈青色且坚硬,胸部饱满厚重,步足强健,以手抚之,其盖其腹其足,皆有铁感,一只掂在掌上,沉沉如石,翻看腹下,雌蟹脐上,隐隐透出蟹黄的浅红,便是蟹盖两个尖端,也都充满蟹黄的黄红、浅红,饱满得像要从壳里涨出来,用渔家的话说:顶盖儿肥。如此的大蟹子,还没有下锅,舌尖已经沦陷在口水里了。

添水,点火。

蟹,焗或蒸,是最为过瘾的吃法。焗的蟹,嫩,水汽大;蒸的蟹,水汽轻,实。需要注意的是,蒸蟹,盖壳一定要朝下,以免蟹黄因热胀而溢出。焗,或是蒸,锅上有了水汽,一家锅里的蟹,就鲜了香了左

海一样奋拉着。丈夫还提醒我:“你好好看看那四条腿,粗腿大棒的!”它拉那一大车苞米秆子像玩儿似的。

搁那以后,我便让丈夫打听,想二埋汰家的大牛下母牛犊子,如果啥法儿都要买来,要八千给一万。

第二年刚入夏,突然听村里小超市的女店主说二埋汰正张罗卖牛,他要搬家去他儿子那儿。二埋汰靠养牛供俩儿子上学的大学,如今一个儿子在城里开了公司了,老两口得去帮忙照看孩子,那地方太远,村里没听说谁去过那城市,只在新闻联播后的天气预报里听到过。

临行前,二埋汰把牛卖给我家了。大牛牵来时,还跟着一头小犊牛犊,说才半个月,在大牛前后左右地乱跑,有时又钻到大牛肚子底下。二埋汰坐在我家炕沿儿上说:“我是打听你们俩是正儿八经过日子的人,不会转手把它折腾走了,才卖给你们的。”临走,二埋汰前又摸摸牛的犄角、耳朵、嘴巴,拍拍牛的后背:“老伙计,我走了,等有机会我会回来看你的。”大牛俩腿跪着,直着脖在倒嚼,小犊牛犊胖在大牛身上睡觉,像远方天空中的两朵白云落在我家大门口。

二埋汰常托亲属来我家打听这牛,问下的小牛是犏牛还是母牛,啥颜色,是不是粗腿大嘴巴,是秃头还是有犄角。我便要了他的电话号码,把下犊的消息告诉了他。他说:“下了就好,下了就好,犏牛母牛都好。”我还告诉他:“大牛小牛母子平安。”虽然隔着万水千山,在电话里,我能感觉到他高兴的心情不亚于

泊海上,木篙舀起海水直接倾倒在铁锅中,旺火未几,蒸汽弥漫,开锅,扑鼻的鲜香,小船,三二人,大船,七八人或是十几人,围着一大盆的鲜香,个个把一只蟹拎在手上,剥,吃一口蟹,呷一口酒。把酒食蟹,嘴巴张张合合,吃成一派的热闹。船,在浪尖上摇着晃着,食客,在船上摇着晃着,不知是酒醉了人还是蟹醉了人。

大约,正是因为这种快的快意,焗或蒸的大蟹子,在东港的地面上,向有“武吃”之说。“武吃”二字,活画出吃大蟹子的快感。少年时看《水浒传》,看到武松不听店家三碗不过冈的警告,把那好酒连干了十五碗;看到一百单八个英雄好汉聚义厅中大摆宴席,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就想到了“武吃”二字。

遗憾的是,景阳冈上的武二郎也好,水泊梁山的好汉也好,大碗喝酒之际,只是大块吃肉,却没有大蟹子佐酒,未免心生失望。

一般的海物,多是下饭的佳肴,而大蟹子不同,饭菜兼于一身,是鲜味,也可以饱腹。俗语说,好汉抗不住三个大蟹子,可见其膏其肉的丰腴。当然,好胃口的食客,享用五个,七个甚至更多个大蟹子,吃出了一派豪气的,也大有人在。大蟹子,不愧为“四大鲜王”之首。

如今,海里的大蟹子少了,价格高了,吃大蟹子近乎成了一种奢侈,然而,在饭店或自家餐桌上,吃货们仍旧受不了大蟹子的诱惑。远方的游客来到黄河北岸,吃大蟹子常是首选。

在獐岛,有一个传承了好多年的习俗仍然在传承:春来,船家捕获的第一只大蟹子,焗好了,一定恭恭敬敬端放在家里老人的面前。一个孝字,浸在大蟹子的鲜香里。

如何以蒜酱、白酒,更佳。

啊啊,世间有什么吃物,能有大蟹子这般的好吃!

最野性的吃,是在渔船上。船

一棵深秋的银杏树

(外一首)

王妍丁

这是一棵深秋的银杏树
在八里庄南里
有她站立的大地,世界显得那么的
端庄与俏丽

每一片金黄坠落,都像是一页
没有写完的诗行
拾起一片,还有一片
我每弯一次腰,似乎就有一颗
满溢的泪珠
我尽量不让泪滴掉下
我怕她笑我,多情
像个诗人,总爱伤感

我默默地站着
站在她的近旁
那个下午
我默默感受着她的宁静与安好
纵然谢幕
也要把金子般的那颗心
捧给这片泥土
一棵普通的银杏树
从不见她卑躬屈膝
也不见她迎风摇摆
纵有蛀虫钻心,万般痛楚
仍不见她,折腰半点

一棵银杏
她活出了自己的样子
一棵银杏,她活出了
自己的风骨
八里庄南里
这棵默默生长的银杏树
有一个下午
我曾在她身旁,久久站立

重生

秋天了,盛典总是有的
无论树叶,花瓣,被虫子咬过一口的
果实,还是大地上行走的灵魄
我的每一步叩问,都带着
露珠般的回响,或微弱或巨大
哪里不是无穷回味

在金色枝头,我试着放弃
采伐,凝神每一缕光艳的
波纹,无数细小的浪花
指点千江万月
一切即幻,我知道我心
只有一枚月辉
我不拒绝,也不占有

我爱这土地,全部的
馈赠,爱这真
这梦,正是最温暖的时候
我愿意,退后一步
再退后一步
直到,无路可退
直到你爱上,我的
重生



插画 董昌秋

这样轻轻的时刻

沈飘

海一样奋拉着。丈夫还提醒我:“你好好看看那四条腿,粗腿大棒的!”它拉那一大车苞米秆子像玩儿似的。

搁那以后,我便让丈夫打听,想二埋汰家的大牛下母牛犊子,如果啥法儿都要买来,要八千给一万。

第二年刚入夏,突然听村里小超市的女店主说二埋汰正张罗卖牛,他要搬家去他儿子那儿。二埋汰靠养牛供俩儿子上学的大学,如今一个儿子在城里开了公司了,老两口得去帮忙照看孩子,那地方太远,村里没听说谁去过那城市,只在新闻联播后的天气预报里听到过。

临行前,二埋汰把牛卖给我家了。大牛牵来时,还跟着一头小犊牛犊,说才半个月,在大牛前后左右地乱跑,有时又钻到大牛肚子底下。二埋汰坐在我家炕沿儿上说:“我是打听你们俩是正儿八经过日子的人,不会转手把它折腾走了,才卖给你们的。”临走,二埋汰前又摸摸牛的犄角、耳朵、嘴巴,拍拍牛的后背:“老伙计,我走了,等有机会我会回来看你的。”大牛俩腿跪着,直着脖在倒嚼,小犊牛犊胖在大牛身上睡觉,像远方天空中的两朵白云落在我家大门口。

二埋汰常托亲属来我家打听这牛,问下的小牛是犏牛还是母牛,啥颜色,是不是粗腿大嘴巴,是秃头还是有犄角。我便要了他的电话号码,把下犊的消息告诉了他。他说:“下了就好,下了就好,犏牛母牛都好。”我还告诉他:“大牛小牛母子平安。”虽然隔着万水千山,在电话里,我能感觉到他高兴的心情不亚于

我们俩。后来,二埋汰有了手机,上了网,我就发大牛和小牛的照片给他看,他就硬咽得语无伦次:“我……我想它呀!”我能理解,他是靠这牛供出了两个大学生呀!怎么能忘了。他内心深处,真实想法岂是想念一头牛这么简单。他说:“一定要留下它的根呀!”我说:“母牛犊都卖了好人家,我自己也培养了。”

头几年,这头牛得了病,不能吃不能喝。我和丈夫便买了药,丈夫用手掰开它的嘴,我用针管往牙床里喷药。然后用热水烫苞米面,用冷水稀释后加白糖喂它。这牛有抵抗力,很快就好了。和一群牛一起放,走在最后的总是它,别的牛瞎跑,它就安静地边走边吃草,回来时,它走在前面,别的牛聚在它周围,它很有王者风范,丈夫没少拿它显摆。有一次,它下了头母牛犊,我小弟要买去做牛妈妈,可路太远,只好找四轮车拉,车主和我家一趟街,隔了八家,那儿牵着它,带着小犊牛,在他们把小犊牛犊装上了车。晚上它叫了一夜,我那一夜也翻来覆去睡不着,丈夫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可怜的大白牛,其实和人又有啥区别?第二天晚上,我往圈里牵它,它疯了一样抬腿就跑,我跟着它跑。到了前一天装车的地方,看到它来回走动,我的心地掉进了凉水盆里,说不出的凄凉。我用手轻轻拍着它的脊背,给它安慰。

夜里,梦见村庄开满了无数的七彩野花,牛成群结队地走过一拨又一拨。一棵草,一株蒿,一粒粮食,我们从大地上汲取自由和爱,从民间汲取敬重和悲悯,这就足够了。



插画 胡文光